

周作人文选

· 杂文 ·



周作人/著

群众出版社

周作人文选
·
杂文

周作人/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作人文选：杂文/周作人著. 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1998

ISBN 7-5014-1769-5

I. 周… II. 周… III. ①周作人-文集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1972 号

周作人文选——杂文

著 者 周作人

责任编辑 张 蓉

封面设计 康笑宇

技术设计 王铁珊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1691

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

印 刷 北京通县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155 千

印 张 8

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769-5/I · 706

印 数 0001—8000

定 价 12.00 元



周作人与羽太信子、羽太重久合影 摄于日本东京



在北京世界语学会与爱罗先珂等合影 1922年5月23日摄于北京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爱的成年》..... | (1) |
| 罗素与国粹..... | (4) |
| 《旧约》与恋爱诗..... | (6) |
| 卖 药..... | (8) |
| 感 慨..... | (10) |
| 新希腊与中国..... | (12) |
| 资本主义的禁娼..... | (15) |
| 思想界的倾向..... | (17) |
| 真的疯人日记..... | (19) |
| 可怜悯者..... | (28) |
| 妇女运动与常识..... | (30) |
| 文艺上的宽容..... | (37) |
| 国粹与欧化..... | (40) |
| 贵族的与平民的..... | (43) |
| 《沉沦》..... | (46) |
| 猥亵论..... | (50) |
| 文艺与道德..... | (54) |
| 文人之娼妓观..... | (61) |
| 儿童的书..... | (64) |

目

录

2 周作人文选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杂文 | 关于儿童的书 | (68) |
| |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| (72) |
| | 蔼理斯的话 | (74) |
| |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| (77) |
| | 问星处的豫言 | (80) |
| | 致溥仪君书 | (83) |
| | 生活之艺术 | (87) |
| | 死之默想 | (90) |
| | 论女袴 | (93) |
| | 上下身 | (95) |
| | 道学艺术家的两派 | (97) |
| | 非宗教运动 | (99) |
| | 风纪之柔脆 | (101) |
| |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| (103) |
| | 文章的放荡 | (105) |
| |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| (109) |
| | 日本与中国 | (112) |
| | 畏天悯人 | (117) |
| | 抱犊谷通信 | (121) |
| | 论做鸡蛋糕 | (126) |
| | 新中国的女子 | (131) |
| | 乡村与道教思想 | (13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希腊的维持风化..... | (142) |
| 关于非宗教..... | (144) |
| 从犹太人到天主教..... | (146) |
| 王与术士..... | (149) |
| 裸体游行考订..... | (152) |
| 读《性的崇拜》..... | (157) |
| 死 法..... | (160) |
| 野蛮民族的礼法..... | (164) |
| 偶 感..... | (166) |
|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..... | (172) |
| 《性教育的示儿编》序..... | (177) |
| 三礼赞..... | (179) 目 |
| 中年..... | (189) |
| 论八股文..... | (193) 录 |
| 《性的心理》..... | (198) |
| 关于捉同性恋爱..... | (204) |
| 蔼理斯的时代..... | (206) |
| 关于命运..... | (209) |
| 关于割股..... | (214) |
| 关于傅青主..... | (217) |
| 俞理初的诙谐..... | (222) |

4 周作人文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我的杂学》结语..... | (227) |
| 关于《近代散文》..... | (230) |
| 焦里堂的笔记..... | (234) |
| 致周恩来总理信..... | (240) |

杂

文

《爱的成年》

近来读英国凯本德 (Edward Carpenter) 著的《爱的成年》(Love's Coming-of-age). 关于两性问题，得了许多好教训，好指导。女子解放问题，久经世界识者讨论，认为必要；实行这事，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，也是一定的道理。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难题，能妨害女子经济的独立，把这问题完全推翻：那就是生产。瑞典斯忒林特堡 (Strindberg) 著《结婚》中有《改革》及《自然的障碍》诸篇，即说此事；但他是厌恶女性的人，不免怀有恶意，笑《改革》之终于失败。凯本德却别有“改革”的方法：第四章论女子的自由，有两句说得最好：——

“我们不可忘记：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，女子的解放，也不能完成。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——将人类的力作，人类的爱情，去交易卖买的制度，——完全去掉，别定出一种新理思新习俗时，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。”

他又加上一段小注，意思更为明了：——

“女子的自由，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；只有那种制度，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，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。现在女子力求经济独立，原是好景象，也是现时必要的事；可是单靠这一件，解决不了那个问题，因为在为母的时候，最需帮助；女子在那时，却正不能自己去做活赚钱。”(同上)

《爱的成年》

英国蔼理斯 (Havelock Ellis) 著《性的进化》(Evolution in Sex), 关于这事也有一节说:——

“民种的生殖，是社会的职务 (a social function)。所以我们断定说：女子生产，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，不能自己养活，社会应该供养她。女子为社会生一新分子，于将来全群利害，极有关系，全群的人对于她，自应起一种最深的注意；古时孕妇有特权，可以随意进园圃去，摘食蔬果，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现。”

以上所说的话，都十分切要，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，就在这中间；此外方法，如画师的“改革”，不能彻底，遇着“自然的障碍”，终要失败。——但在中国，连画师夫妇那样见识的人，怕还不多。

杂文 《爱的成年》第一章论性欲，极多精义：他先肯定人生，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，无一不美善洁净；他所最恨的，便是那“卖买人类一切物事的商贩主义，与隐藏遮盖的宗教的伪善。”他说明：“对于人身那种不洁的思想，如不去掉，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。”（同上）从前的人，也曾经说过相似的话，斯柏勤女士 (Spurgeon) 著《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》中论勃来克 (William Blake) 的一节里说：——

“人的欲求，如方向正时，以满足为佳。勃来克诗云，‘红的肢体，火焰般的头发上，禁戒 (Abstinence) 播满了沙；但满足的欲求，种起生命与美的果实。’（案此系格言诗第十，原题《柔雪》的第二章。）世上唯有极端纯洁，或是极端放纵的心，才能宣布出这样危险的宗旨来。在勃来克的教义上，正如斯温朋

(Swimbrne) 所说，‘世间惟一不洁的物，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。’”

蔼理斯又著有《新精神》(The New Spirit) 一书，其中评论美国诗人惠德曼 (Walter Whitman)，称述他对于肉体及爱的意见，随后说：——

“宗教政治上，我们经过了大争斗，才算得到了无价的自由与诚实。但在性的地界内，正同我们道德的和社会的生活上一样。还不能得这幸福；现在还有那种野蛮的传说，经中世教会竭力宣传，流传在世间：把女子当作性的象征，说物事经他接触，就要污秽，布列纽思 (Plinius) 说：‘世上无物比月经更丑’，到现在这句话还有势力。为什么不放科学的光，到这地方，使我们也得自由与信实呢？因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意见如此，就使我们对于人生全体的态度上，也很发生影响。”

勃来克承认“力 (Energy) 是惟一的生命，从肉体出；理 (Reason) 便是力的外界。力是永久的悦乐”。惠德曼能“把下腹部与头部胸部同一看待”。凯本德的意见，就同他们相似，却更说得明白，又注重实际的一面。他的希望，是在将来社会上，成立一种新理想新生活，能够以自由与诚实为本，改良两性的关系。第八章论自由社会，就是议论这件事。

《爱的成年》系一八九六年出版，在本国销行甚广。别国也多已译出。

《爱的成年》

一九一八年十月

罗素与国粹

罗素来华了，他第一场演说，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，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青年所欢迎的。

罗素这番话，或者是主客交际上必要的酬答，也未可知，但我却不能赞成。

中国古时如老庄等的思想，的确有很好的，但现在已经断绝。现在的共和国民已经不记得什么“长而不宰”，他们所怀抱的思想却是尊王攘夷了。

我想国粹实在只是一种社会的遗传性，须是好的，而且又还存在，这才值得保存，才能保存。譬如现在有一个很有思想的人，我们可以据了善种学的方法，保存他特有的能力，使他传诸后世。倘若这人已死，子孙成了傻子，这统系便已中绝，留下一部著作，也不过指示先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思想，在他子孙的脑里却自有他的傻思想，不能相通了。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，除了尊王攘夷，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，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。几部古书虽有好处，在不肖子孙的眼中，只是白纸上写的黑字，任他蛀烂了原是可惜，教他保存，也不过装潢了放在傻子的书架上，灌不进他的脑里去的了。还有一层，你教他保重老庄，他却将别的医卜星相的书也装潢起来了，老庄看不懂，医卜星相却看得滋滋有味，以为国粹都在这里了。

中国人何以喜欢印度泰戈尔？因为他主张东方化，与西方化抵抗。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，中国人便喜欢？因为懒，因为怕用心思，怕改变生活。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，所以他要复古，要排外。

罗素初到中国，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，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，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，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，是称赞不得的。

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，这是我们对于他的惟一的要求。

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

《旧约》与恋爱诗

杂文

《旧约》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经典，但一面也是古代希伯来的国民文学，正同中国的五经一样。《诗经》中间有许多情诗，小学生在书房里高声背诵；《旧约》的《雅歌》更是热烈奔放，神甫们也说是表神之爱的。但这是旧事重提，欧洲现今的情形便已不然了：美国神学博士莫尔(G. F. Moore)在所著《旧约的文学》第二十四章内说：“这书（指《雅歌》）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，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。……在一世纪时，这书虽然题著所罗门的名字，在严正的宗派看来不是圣经；后来等到他们发见——或者不如说加上——了一个譬喻的意义，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，这才将他收到经文里去。”这几句话说的很是明了，可见《雅歌》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，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；那些宗教的解释，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。

但我看见《新佛教》的基督教批评号里，有一篇短许，名《基督教与妇人》，却说“《雅歌》一章虽寄意不在妇人，然而他把妇人的人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”。又引了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，说“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”。其实这节只是形容爱与妒的猛烈；我们不承认男女关系是不洁的事，所以也不承认爱与妒为不好：“爱情如死之坚强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。”这真是极好的句，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，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若

说男女的不平等，那在古代是无怪的，在东方为尤甚：即如印度的撒提也是一例，但他们基督教徒也未必能引了这个例，便将佛教骂倒，毁损他的价值。

中国从前有一个“韩文公”，他不看佛教的书，却做了什么《原道》，攻击佛教，留下很大的笑话。我们所以应该注意，不要做新韩文公才好。

一九二一年一月

《旧约》与恋爱诗

卖 药

我平常看报，本文看完后，必定还要将广告检查一遍。新的固然可以留心，那长登的也有研究的价值，因为长期的广告都是做高利的生意的，他们的广告术也就很是巧妙。譬如“依貌何以美”的肥皂，“你爱吃红蛋么？”的香烟，即其一例，这香烟广告的寓意，我至今还未明白，但一样的惹人注意。至于“宁可不买小老婆，不可不看《礼拜六》”这种著者头上插草标的广告，尤其可贵，只可惜不能常有罢了。

杂文

报纸上平均最多的还是卖药的广告，但是同平常广告中没有卖米卖布的一样，这卖药的广告上也并不布告苏打与金鸡纳霜多少钱一两，却尽是他们祖传秘方的万应药。略举一例，如治羊角风半身不遂颠狂的妙药，注云，“此三症之病根发于肝胆者居多，最难医治，”但是他有什么灵丹，“治此三症奇效且能去根！”又如治瘰疬的药，注云，“瘰疬症最恶用西法割之，愈割愈长，”我真不懂，西洋人为什么这样的笨，对于羊角风半身不遂颠狂三症不用一种药去医治，而且“瘰疬症最恶用西法割之”，中原的鸿胪寺早已知道，他们为什么还是愈割愈长的去割之呢？——生计问题逼近前来，于是那背壶卢的螳螂们也不得不伸出臂膊去抵抗，这正同上海的黑幕文人现在起而为最后之斗一样，实在也是情有可原，然而那一班为社会所害，没有知识去寻求正当的药物和书物的可怜的人们，都被他

们害的半死，或者全死了。

我们读屈塞（Chaucer）的《坎忒伯利》故事，看见其中有一个“医学博士”（Doctor of physics）在古拙的木板画上画作一个人手里擎着一个壺卢，再看后边的注疏，说他的医法是按了得病的日子查考什么星宿值日，断病定药。这种巫医合一的情形，觉得同中国很像，但那是英国五百年前的事了。中国在五百年后，或者也可以变好多少，但我们觉得这年限太长，心想把他缩短一点，所以在此着急。而且此刻到底不是十四世纪了；那时大家都弄玄虚，可以鬼混过去，现在一切已经科学实证了，却还闭着眼睛，讲什么金木水火土的医病，还成什么样子？医死了人的问题，姑且不说，便是这些连篇的鬼话，也尽够难看了。

我们攻击那些神农时代以前的知识的“国粹医”，为人们的生命安全起见，是很必要的。但是我的朋友某君说，“你们的攻击，实是大错而特错。在现今的中国，中医是万不可无的。你看有多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；此辈一日不死，是中国一日之害。但谋杀是违反人道的，而且也谋不胜谋。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医的，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，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。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？”我想他的话虽然残忍一点，然而也有多少道理，好在他们医死医活，是双方的同意，怪不得我的朋友。这或者是那些卖药和行医的广告现在可以存在的理由。

一九二一年八月

卖

药